

朝花夕拾

# 游月季花谷

□刘燕松

每个周末,我都会带孩子们出去溜达溜达。这似乎成了习惯,也成了我们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。这个周末,我们打卡了月季花谷。

开车一直往城区西部走,市区边界刚过,路的两旁就变得满是绿色,眼睛和心情瞬间舒服了很多。接着是高低不平、崎岖蜿蜒的山路,我们像是坐过山车,开车也变得很享受。

顾名思义,月季花谷里面最多的就是月季。月季虽然普通,可当它漫山遍野地开在山间,就变得不普通了。



往事悠悠

初夏的风,裹着不算浓烈的阳光钻进老家厢房的窗根。我推开木门,弯腰蹲在落满灰尘的箱子前,看阳光斑驳,在铜扣上流淌成河。掀开箱盖,发出“吱呀”一声,像生锈的钥匙,突然拧开时光深处的锁。早就不用了的搪瓷缸、麻绳编制的暖水瓶、油漆都掉光的军用水壶等把箱子塞得满满当当。

这些老物件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,但母亲始终没舍得将它们丢掉。我们说了很多次,把这些用不到的老物件处理掉,留着没什么用还占地方。但上了年纪的人,有一种别样的固执,仿佛丢掉这些东西就是丢掉了记忆一般。

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缸,是父亲曾经的最爱。白底红花的杯沿口缺了个角,是我当年不小心摔在地上摔掉的。记得那时候,父亲总要用这个缸子泡

人间烟火

天井西墙外还有一小块空地,何不自己栽几棵茄子呢?说干就干,让同事赶集的时候捎了五棵茄子苗,挖了小坑,施肥底肥,小心翼翼地栽到地里,浇足水。看着小小的苗儿,想想可爱的茄子,喜悦在心底蔓延。

小时候,娘让我们猜谜语:紫色树,紫色花,紫花开了结紫瓜。紫瓜柄上长小刺,紫瓜里面装芝麻。因经常随父母去菜园,谜底很快揭晓。这通身的紫,给茄子罩上了尊贵的光环。

其实,茄子的尊贵,不在它漂亮的外表,而在于它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。茄子是夏季蔬菜,味甘性凉,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,还有利水消肿、降低血脂等功效。

等啊,盼啊,每天去照看五棵茄子,成了下班必做的事情,在我眼里,它们就是我的宝贝。

沐浴着和暖的春风,茄子长得很快,紫色的小花从叶柄处长出来,迎着晨光、送着夕阳,没几天就结出了拇指大小的茄子,报答着我侍弄它们的辛

月季花谷里面有条几乎围绕整个园区的月季大道,单单走在这条路上就能洗涤繁杂忙碌的心灵。大道一侧是一道月季墙,月季和月季之间你推我拥,都想冲破铁丝的束缚,尽情享受夏天。深红色的月季墙与后面绿意盎然的山丘交相辉映,犹如在绿色的裙摆上绣上立体繁花。月季优美的枝条在风中舞着,似乎为蓝天拂去尘埃,白云也知趣地躲在一边。这美景只有置身其中才能心领神会,假如你拿出手机想记录一下,也总会拍了又删,因为你怎么拍都拍不出它的美。

边走边沐浴在花香里,一阵风吹来,随着风由强到弱,花香也由浓变淡;随着风由远及近,花香也混合着不同植物的香气迎面而来。最好闻的香气是在一个路口,月季花香里调和着紫丁香和青草的气息,那香味是

什么香水都无法比拟的。走在月季花谷,什么都不愿意想,只想伸手感受暖阳,迎面感受微风,悠然漫步任时光流淌。

以前觉得月季是庭院里被精心照料、柔弱娇嫩的花朵,而今它却能在野外的山间肆意生长,可见不是月季需要庭院,而是庭院需要月季。当把它送回大自然,它才更显娇艳、浪漫。我们对待自己何尝不是像对待月季呢——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给自己设定了“庭院”:小时候困于学习的“庭院”,中年困于工作的“庭院”,老年困于照顾儿孙的“庭院”……走着走着就忘记了“庭院”外还有广阔的世界。

感“蜉蝣于天地”,不要只困于社会物质的牢笼;悟“沧海之一粟”,记得寻觅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心境。

# 时光的锁

□钱晓敏

茉莉花茶,看深绿的叶片和白色的花苞在沸水里舒展沉浮。那时我总觉得茶味太涩,直到多年后在办公桌的玻璃窗前,对着杯子里的绿茶发呆,才忽然理解了父亲——搪瓷缸里沉淀的,不只是茶叶,还有一个男人在生活里的回甘。

除了搪瓷缸,箱子里还有一些旧书籍。那本厚厚的《少年天子》,被我读了又读。还有已经泛黄的《毕淑敏文集》,足足有四厘米厚,在某个暑假,被我一点一点细读了两遍。除此之外,还有《林海雪原》《红岩》,都是我童年主要的精神食粮。

在箱底压着一摞泛黄的老照片,塑料封皮已经脆化,轻轻一碰就簌簌掉渣。最上面那张,是父亲穿着军装和母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。母亲扎着羊角辫穿着格子衫,洋溢着青春气

息,眼里全是羞涩的笑意。

翻到中间,一张全家福让我停住了手。照片里的我刚满周岁,手里拿着一把梳子,被奶奶抱在怀里,她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泛着银光。背景里的五斗橱上,摆着那台还没掉漆的缝纫机,搪瓷缸、暖水瓶整齐地摆在窗台,时光仿佛在此刻打了个结。我抚摸照片上奶奶温暖的笑容,感觉指尖触到的不是相纸,而是时光的褶皱。

如今,搪瓷缸被放在了箱底,老照片上的人也永远停留在了过去。但那些被岁月浸润的痕迹,却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如潮水般漫上心头。时光从不会消失,它只是藏在深处,等着人们来轻轻打开,让那些沉淀的故事,在记忆的长河里重新泛起涟漪。

我合上箱子,再次将它上锁,暮色中炊烟正袅袅升起。

# 五棵茄子

□丁秀荣

劳。小茄子很快长大,每次走近小菜园,紫色的角瓣花儿,像小姑娘纯真的笑脸;又大又滑、身着紫袍的茄子,像一个个顽皮的孩童朝我扮着各种鬼脸,让人十分喜爱。

吃自己种的茄子,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。

茄子的吃法有很多种。把茄子放在锅里蒸熟后蘸蒜泥吃,是最简单的吃法;也可以蒸熟后切成块儿,用蒜泥、香菜沫、香油拌了吃;用手掰成块儿,炒肉吃;还有红烧茄子、饭店里常吃到的茄盒……当然,不同的地区,应该有不同的吃法。

我最爱的,还是娘做的那一款煎茄子。小时候,除了过年,平时很少吃到鱼,总是把娘做的煎茄子叫作“无刺鱼”。

娘把茄子冲洗干净后,切除两头,片成薄薄的长片,用少许盐拌一拌,大概一刻钟以后,就可以做煎茄子了。只见娘夹起一片茄子,先把两面裹上千面粉,再放进预先准备好的白面糊

糊盆里,下一步就是放进油锅里煎。这可是个技术活,油要放得不多不少,火要烧得不大不小,娘却总能把握得很好。

小的时候,不懂娘,懂娘的时候,娘已老矣。

在青岛,茄子的食用期很长。从阳历六月份一直吃到霜降,立秋之后的茄子,味道更佳。

今年我种的五棵茄子树生长得格外卖力,结的茄子又大又多。设施任何肥料,力量从何而来?父亲说因为栽在生茬地的缘故。这就是父亲的理论——生茬地的庄稼长得好。吃不了的茄子,分给邻居们吃,有时也带到单位,与同事们共享劳动果实。可爱的同事,吃着鲜美又免费的茄子,开心着呢!

看到大家高兴的样子,想想茄子们实现了它们的价值,成就油然而生。父母抚养了我们姊妹几个,看到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地工作,也是幸福的吧!

# 琅琊放歌

## 父亲与麦地

□程爱国

父亲弯腰时  
整片麦地跟着倾斜  
他的影子比镰刀更锋利  
能切开六月的风  
和风里那些生锈的心思

麦穗低垂

像一群认命的人  
我们把金黄的重量垒成墙  
却始终没学会  
如何接住一粒麦子的坠落

父亲坐在田埂上抽烟  
烟灰掉进泥土  
像某种缓慢的燃烧  
我问他要不要喝水  
他摇头,说再等等  
等最后一垄麦子  
学会自己倒下

终于

把整块麦地割完了  
麦茬在暮色里站成碑  
我们空着手回家  
仿佛所有的收获  
都留在原地,继续生长

## 夏日絮语

□李双林

李树撑开绿荫的午后  
燕影掠过粼粼的光  
流艳成初夏最温柔的邂逅

风卷起欲说还休的尾音  
将心事折成纸鸢  
悬在暮色渐浓的云端

月光漫过窗台时  
蝉鸣恰好漫过时节的尽头  
而你名字里藏着的炽热  
早已吹成整个夏天的辽阔

## 在海边

□周家海

在金色沙滩上极目眺望  
天空中  
云朵们正放低身段  
来接近大海  
翻滚的海浪  
一波一波  
向岸袭来  
复又转身

海风吹,海浪涌  
我们伫立在海边  
任由大海用激情澎湃心旌  
游客的脚印凌乱  
这创伤  
被海浪轻轻地抚平

逝去的时光

漂白了我们的头发  
沧桑了我们的容颜  
许多年后  
我们一边在翻看着相册  
一边在追忆着  
似水年华……